

回憶那個屬於我們的

物二之夜

魏志君整理

不曉得是那位物理系的先聖先賢，替系上這本刊物取名「時空」。一方面，「時」「空」的觀念是物理人描述宇宙的基本語言，它們的終極本質也是物理人日夜鑽研的課題，這使得「時空」儼然成為物理人的代號。另一方面，一本刊物的名字叫「時空」，更明白指出了文字創作所想要記錄的、詮釋的、宰制的或顛覆的，也無非是「時空」罷了。

一年一度的物二之夜（前物二音樂會），或許時間和空間上，有著自然科學所謂的周期性和重覆性，然而每個事件的本身卻絕對是截然不同的。無論是傳承或是創新、開拓或是守成，每一屆物二人投注心力的每一次物二之夜，在歷史的軸線裏，它們各自不同的位置上，代表著各個獨一無二不可取代的東西。然而過去的事終究過去了，這些個過去時間軸上的「點」，除了存在我們的記憶裏，也存在下面這些文字裏。不管這些文字（包括這短短的前言）的意圖是記錄、詮釋、宰制或顛覆，都讓我們跟隨著它們，重溫那一場舊夢吧……

物二之夜的第一樂章

無論是用天賦或人造的樂器，他們在台上的時候都為大家帶來了原本是天上才有的聲音。該是時候傾聽台下的他們，又有著什麼樣的聲音了……。

92音樂演出者 李崇大

物理系在台大眾多科系之中並不算大系，然而卻擁有一項震古鑠今、傲視台大的優良傳統：那就是「物二之夜」。放眼台大各系所舉辦的晚會，還沒看到哪個系能夠年年僅以一個年級（僅僅五六十人）的人力及物力，就能辦出一場有聲有色的晚會。我在物理系待了一年，參加了一屆的物二之夜，欣賞了兩屆，深覺物理系的同學們都是非常有才華的。假若有人覺得物理系的學生只會唸書、做研究，其他的都不會，那麼就邀請他來觀賞物二之夜吧！相信如此刻板陳腐的印象必會不攻自破的。

每年物二之夜都有不同的特色：今年研一學長的那一屆有一支由蔡日強學長所領導的「物二大樂團」演奏哈察度量的「劍舞」，大四學長的那一屆則有金政學長結合物理與鋼琴所創作的「Perturbation」。而我們這一屆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則是那齣嘔心瀝血、高達Te V的大手筆大製作：生命線傳奇。我自己是參加了三個音樂節目的演出，包括了與羅中泉、林耿慧、魏啟珊合作的「卡農」，與中泉、滕敬齡合作的巴哈雙小提琴協奏曲，以及我個人的一首獨奏：中國作曲家馬思聰所寫的小提琴獨奏曲「跳龍

燈」（敬齡伴奏）。準備時間雖然「號稱」從暑假開始，不過實際上練習的時間並不多。一方面是由於大二的課突然比大一重了許多，大家能抽出的時間有限，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我轉系之後，與大家碰面的機會更少，所以感覺上準備十分匆促，幾乎是從期中考之後才開始的（僅僅兩週的時間）。尤其是卡農，記憶中好像只練了三次就上台，雖然在台上並沒有出什麼差錯，但是彼此間的搭配感覺並不是很協調。反倒是準備最充份、練習最久的巴哈協奏曲一開始時在台上出了一點小狀況，所幸也安然渡過。相較起來，「生命線傳奇」這齣戲製作之嚴謹、內容之豐富、準備之充份、演員之努力……（本想繼續稱讚，不過已經想不出形容詞了），著實讓我非常感動。尤其是能夠看到昔日同窗「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舞臺上下竟然能夠有如此迥異的面貌，真是非常地驚訝。學弟妹若還沒看過錄影帶的，改天一定要借來看，這可是你們唯一一次能夠看到學長姐如此「豪放」的演出。吸收些經驗，也許你們可以做得比我們這一屆更有看頭！

若問我在物理系所留下最深刻最難忘的回憶是什麼，我必毫不猶豫的回答：「我們那屆的物二之夜。」



'92合唱負責人張書銓

物二之夜合唱部分的緣起有二，一方面是基於前一屆的學長們亦曾組成一個為數相當大的男聲重唱隊伍，有別於其他個人，或少數人才能上台表演的情況；另一方面則更為重要，那就是班上有不少同學，無論男女，都熱愛唱歌，也願意彼此分享合唱的喜悅，物二合唱團也就因此而成立。

合唱不同於獨唱。獨唱講究的是個人技巧上的發揮，

緣起

物二戲劇的傳奇？！且聽我細說從頭

92戲劇導演 連淵泉

物二戲劇誕生

B802020 辦的物二之夜，到現在已一年多了。雖然之後曾引起些廣泛的討論，也想將整個過程以多樣的角度去探討，但終究遲到現在才動筆。

一個事件被描述時，因其必與時間順序有關，所以總有起頭的事件，做為一事件發生的合理原因。物二之夜的戲劇部份在這一屆是首創，至於為何被創，其原因紛雜。如果從李允立還在娘胎時，母親夢見大象致使允立種下二十年後在送舊晚會表演相聲說起，那大約沒辦法說明白。於是我們說近因。近因就是前一年的送舊晚會，班上負責的節目，允立和鍾于彰說相聲，精彩絕倫。我也負責了一個節目，另外就是柯澄瑛、林羿甫、林修平諸人演的仿快打旋風笑劇。表演後大家都覺得意猶未盡，討論到四年中唯一的表演機會「物二音樂會」，就起了改造它的念頭，鐘和我還約好暑假一同寫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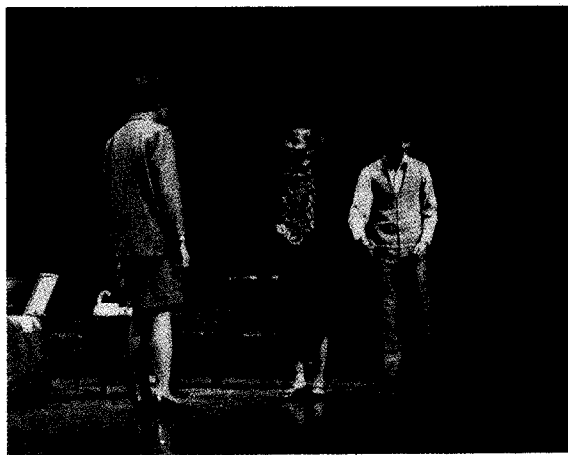
但須知年輕人像這樣的空想多如泡沫，果真實行者幾希。譬如劇本就在經過個墮落的暑假後，仍未動筆。整個事件有效發動的起點是一次會談，並不是事前約定好的那種。註冊那天下午沒事到系學會逛逛，碰到鍾于彰也在那兒閒晃。談起暑假未完成的劇本，雙方各自找了許多理由。最後於說服自己問題不在我們，而在……校門口設計不良。閒聊中警覺到如果這時候還不開始籌備有關演戲的事

而合唱則更重視團隊的和諧。因此，我們要的，不是獨特的噪音，而是大家輕鬆地，拋開所有煩惱地，彼此關心著對方地，讓每一部和每一部，每一個人和每一個人的聲音，自然、圓滿地融合在一起，而就在這個時候，悄悄地，人與人之間的心也將靠得更近。

然而，在事前的各項準備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次的物二之夜中，合唱是除了戲劇之外，另外一項大家得同心協力的演出，首先在練唱時間、練唱地點上，就不容易取得交集，更何況每一份子對合唱的觀念不同，視譜、音感有別，唱歌的方法也不盡正確，因此在練習的過程中，也格外辛苦，更談不上在指揮、伴奏及每一個人彼此之間，能夠看清楚每一個動作，聽清楚每一個聲音，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並達成良好的默契了。不過，雖然是這樣的倉促成軍，這卻也正是它的優點。其他的節目，多需要少數同學在音樂上已有相當時間的素養才行，但是合唱卻開放了另外一個空間，只要肯為班上、系上付出一分心力，人人都可以參加；集合眾人之力，一樣可以贏得每一個人的掌聲。即使，在上台的時候，大家可能因為緊張而影響演出，但是重要的，是大家團結起來的那份心，才更加可貴。

合唱，需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聚合、互動。緣成則合，緣盡則散。就在那因緣具足，歌聲交織的當下，音波迴盪，寂靜空靈，渾然忘我。

，就會趕不上在十二月時舉辦的物二音樂會，致使理想變為空想。後來允立來了，又去系圖找何劭軒，一起加入了討論。提出許多問題。是要自己寫劇本呢，還是要用現有的劇本？要演一齣戲需要什麼條件，我們自己又期望演出什麼樣的水準？這些都進入了熱烈的討論。漸漸地大夥有了些共識，要做就得做個不同凡響的戲，絕不只是個同樂會式的鬧劇，要很把它當回事來做。於是有些興奮有些期



待，血液在血管中逐漸升溫。在目標確定之後，開始廣泛地討論起各項問題。其中劇本因為是整件事的重心，花了最多時間，也引起最多爭論。

最後討論異常的清晰有步驟，用刪減法將可能的方向

降至最低，結論是

1. 現代劇（因服裝、道具問題）。
2. 演出時間在四十分鐘左右。

（噢？結論這麼簡單？怎麼討論那麼久）一方面根據這個原則找劇本，一方面給自創劇本兩個星期時間，列入優先考慮之嚮。最後還約定一同去找劇本，及劇本尋找的時限。這次談話的意義重大，它使事件在談話者的心中確立，並給予了初使行動的步驟。可以說在這次談話之後，整件事才正式展開。



劇本尋找

可能的方向有1.書店。2.圖書館。3.與戲劇有關的學校。在書店並沒有找到太多的劇本，有的只有“中華現代文學大系12、13戲劇卷（九歌出版社）”和姚一葦的“我們一同走走看（書林）”等零散的一些劇本。書林本該算是找劇本者重要的目標，但多是英文劇本。後來去圖書館找，主要有“戲劇叢書（第一輯～第五輯）（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和“中華民國×××年文藝創作獎得獎作品專輯（教育部印行）”。數目雖多，但教條意味過於濃厚，而且明顯到難以忍受的地步。不過隨年代的增加，可以見到教條意味漸淡，為好戲而劇本的數目也增多。在其中我們按照之前討論出的結論，挑出約略滿意的劇本。另外，劭軒在國立藝專有朋友，就載我們幾人去藝專找。結果他朋友表示沒什麼可用的劇本，有的也只是英文劇本和翻譯劇本。於是這條路就沒繼續發展下去。

（註：作者近日去文圖，看到一套“中華戲劇集（第一輯～第十輯）（中國戲劇藝術中心出版部印）”，似乎很不錯）。

最後我和于影在文圖決定了幾個劇本，抄回劇名。不久帶了多人到文圖去，就這些劇本再縮小範圍。之後一堆人快樂地帶著五、六個劇本跑到肯德基聊天念劇本討論，下樓時到隔壁影印店印了同一戲的兩場劇（這兩劇內容不甚相關）。

幾個人興起的事，這時考慮到如果要集結班上的人力、物資，並將其納入物理系傳統的演出之中使其更具意義，就必須公開宣布，使其擁有合法性同時期望獲得更多支

持。這件事於是在一次學期初的班會中提出、表決、正式選出籌劃的主要人員，稱其為工作小組。班會中並沒受到阻礙，順利地達成預訂的目的，其實是有點霸王硬上弓的模樣。這裏可能聯想到政治是少數在上位人的意志，而以各種看似民主的手段使眾人跟隨。不過話說回來，如果沒個企圖心較強的核心組織，很多事實難以達成。分寸問題。

班會後不久，召開一次工作人員決定的會議，由工作小組及其它一些熱心的人聚在清涼廳，討論應有哪些工作人員，及由誰擔當的問題。劭軒作了會議記錄。

演員選取

演員選取的方式起了很大的爭論。做導演的我以為導演應有決定演員的權利，而其餘人一致覺得應該在班上公開徵求。雙方的論點大致是：

導演：方式直接易行。不必囉哩囉嗦地經過那些複雜的步驟，且又不一定能徵到理想者。那時在我心目中已有些對象，按照我的想法是私下邀約。那如果在公開徵求的情況下，導演又私自邀約並決定的話，公開徵求反而得罪參加徵求卻被踢開的人。

反對：公開徵求才能公開且公平。有興趣者得以順利加入，不會只成了某堆人的遊戲。且具宣傳推廣之效。這畢竟是全班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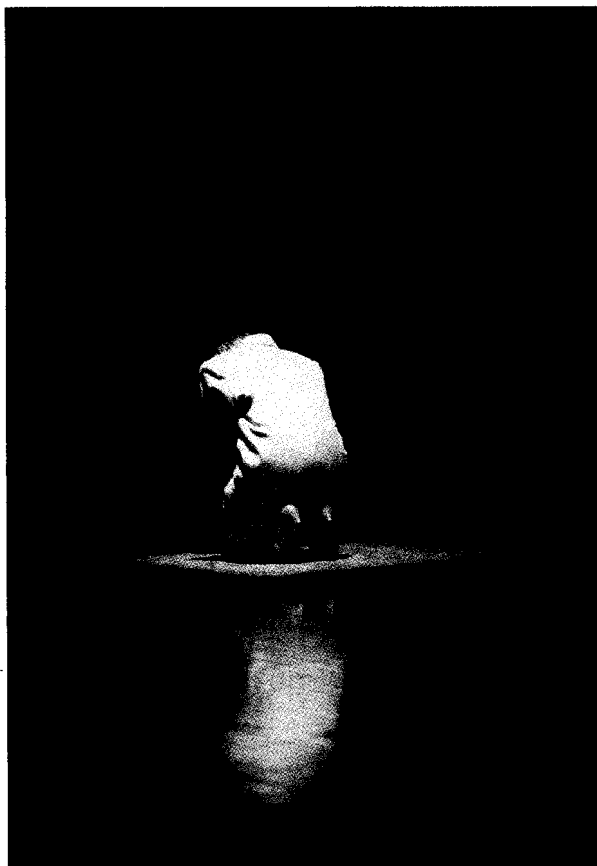
激烈討論後，在眾人威逼之下，導演吞淚接受。於是演員公開徵求。結果只來了兩三隻，數目大約與劇中人物數目相當，後來也真的全部變成正式演員。

這……，這該怎麼說呢？純粹就演出來說，這些人在資質上並不是班上最佳組合（導演心中早有暗算）。但在現實上而言，演戲這事沒什麼強制力量（一來沒錢拿二來又不會被人拿槍指著），集結大夥意願的，只有做好演出的理想、滿足表演慾、親近班上同學這些因素。所以自願的演員對於導演的要求會有更大的承受力，其行動也較積極。所以實這個嘔……，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演員們集在清涼廳，圍成一圈念劇本。這是于影兄的idea，據說不但能使文字的劇本變成活的戲，且可以使演員進入戲，並為戲創造出些什麼……稱之為“演員與劇本因交談互創昇華之生命”的東西。在此，演員的心集中、角色分配被決定，初步的工作也告一段落。



其實許多事導演是很無助的。譬如劇要怎麼闡釋，什麼樣的風格，怎麼和演員配合，劇中人物的形象和動作怎麼決定，很多事導演只能閉門空想。要叫另一個人也熟讀劇本，並且花很多時間去想，使得可以與之討論，難上加難。每個人都有自己負責的事和自己的生活要過。排定了排演表，裡面寫了排演日期、段落和應到演員。初期的工



作大部份在訓練演員方面。其中借場地和約定排演時間頗困難，場地由舞監何劭軒負責。本來打算借活動中心練，但租借者頻繁，很難借到。後來有時晚上在新生大樓借教室練，有時在物五教室（不過會吵到別人），有時軍訓課後在新生大樓樓梯間或旁邊草地上練，最後大部份時間在系館門口凸出的屋簷下練，進出路過者莫不驚醒。有趣。

為了演出的嚴謹性和完整，我本要求每次演出或會議必有記錄，燈光、音效、服裝、舞台設計、道具都要交完整的報告。結果雖然實行了，但可惜不能徹底。

舞台設計

舞台設計是于彰，再三催促並主動與之討論後才定案。定案後丈量舞台，視聽小劇場大小，常人稍跨大步走起來約10步×11步（深×寬），正方形舞台。後面其實太深了看不清楚，於是整個劇只在舞台前半部進行。之後畫出桌子、椅子、門及其它擺設物的位置。這又因道具尚不能決定要用麼桌椅（或者現實點，能借到什麼）而在繪製及決定上遭遇困難。場地位置出籠，演員走位設計才有著落，整個排演才能進行。八個人物在台上走位的事殺死不少腦細胞。正在說很多話的人要被明顯看，又不能像是一個個突兀地從戲中走出來對觀眾演講（那太爛了），得具戲

劇效果，又不得太誇張而需與現實一致，人走起來又不能相撞等等，再再都是難題。不過雖說是限制，其實也是運用想像力及賦予戲劇風格的機會。

燈光

燈光做的很好，主要負責人是姚皓然。本來我想讓他設計劇中燈光，但他告訴我：「你知道你什麼燈光，我就打給你」，對設計興趣不大。不過後來繪製打燈圖（在劇中什麼時候打什麼樣的燈），實際帶領他人去小劇場學怎麼打燈，彩排調燈，工作分配等，都做得很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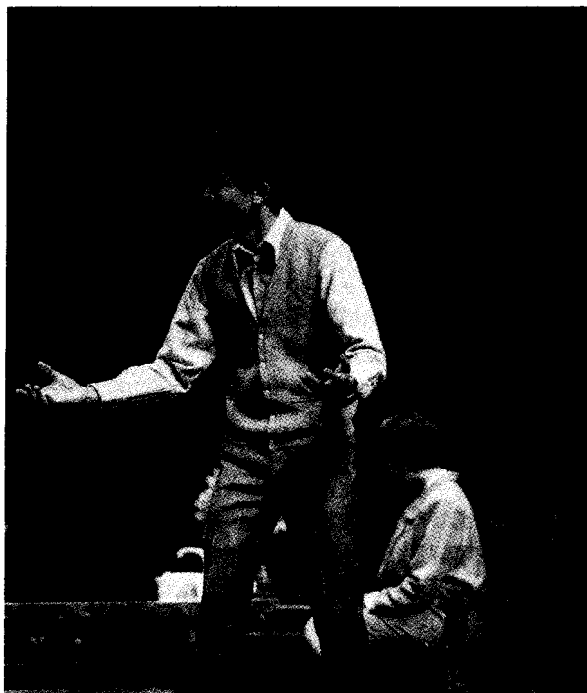
音效

音效Barkley（林邦甫）最值得崇拜。常來觀看排戲以決定該用什麼樣音樂，導演某些地方的特殊需要也配合的很好。整個有了大概後做了很詳細的音效計劃書。和我討論略為增減後又做了一次完整的報告。他的考慮詳細，為了時間及音量的準確，所有曲子都用CD。硬是要得。

服裝

服裝由林彥傑負責。我只記得起先我很緊張東叮西問，後來我忙於它事就漸漸忘了。突然有幾天紛紛有人換穿著幾套戲服問我和其它人的意見，警員警官的衣服也，噢……，突然都有了。總之在上台時它們都很神奇完整地出現在演員身上。據說衣服多半是演員自己互相幫忙找到的，由彥傑統籌負責。化妝請高小仙教官幫忙，做得很好。我根本沒插上手。

另外彥傑還做了許多打雜的工作，或者稱之為場記。每次排演時打點這個那個的，維持秩序啦、通知演員啦、買飲料啦、搬東搬西的啦，都一手包辦。另外每次排演到哪兒、時時在變的演員走位、因需要變動的台詞、排演時發生的大小事件，都得詳細的記錄。經過如此魔鬼般的磨練後，目前他擔任物理系系學會會長的職務。



道具

道具林修平，化腐朽為神奇。原本沙發等道具想由某人家中借來，或者去普通教室借教師休息室的，但最後不成。結果沙發椅由關係人士去數學系地下室ㄟ了一組，桌子則搬清涼廳的木頭桌子。小型道具則列了清單，並和導演討論。大道具的擺設為了迅速由上半場音樂節目換場景至下半場，搬的路徑、順序、由誰搬、怎麼搬都事先經過設計。且為了準確地配合燈光，在地上貼了膠帶標出大道具的位置。演員也能事先熟知大概。修平有次說：「我反正只是一只棋子，隨你怎麼用。」誠然。但棋由棋子而成，好棋子本身意義非凡。

排演

演員是戲劇正式開展後的主人。排演時不斷要求自己、創造、和導演溝通，大夥在其中獲得樂趣、獲得成長。

不滅

再續物二戲劇傳奇

物二之夜劫後餘生錄

93總監 周旭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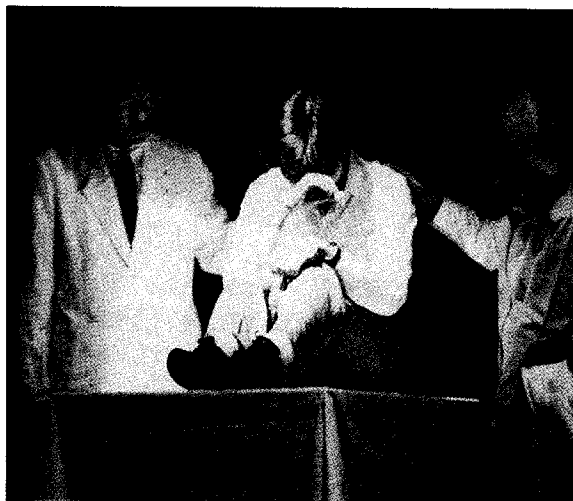
去年年底的物二之夜對這一屆的大二同學來說，應該算得上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經歷吧，尤其是那些忙得焦頭爛額的伙伴們，為看似忙碌不堪（實則廢爛）的大二生活又加油添醋了一番。為了使大家的豐功偉業能傳之萬世歷久不衰，我在這裡謹以總監的觀點，為物二之夜的籌備工作留下一些記錄，除了回憶的作用之外，同時也希望對往後的物二之夜能有所助益，至少，可以在某些程度上減少蠢事再發生……。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真的是這樣子嗎？單單從現象上看好像沒錯，於是在物二之夜遇到瓶頸的時候，就有人如法泡製說出「船到橋頭自然直」之類的話來安慰大家，當然啦，最後是直了，不過是被拉直的，問題是不會自己消失的。這雖然是十分trivial的道理，可是當問題糾纏不清，大夥兒又被整得七葦八素的時候，這種想法自然就會出現，往往正是這樣的想法，使得最後的演出差了一點點，而整個活動的成敗與否，恰好就決定在這些差異上。所以我覺得問題本身並非困難所在，真正令人困惱的卻是「問題在那裡？」，事先對問題的來龍去脈有深刻的了解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準備工作，雖然從學長姐那裡也學到了不少經驗，可是每個人所知僅是一部份的資訊，實行上仍困難重重。所以我認為留下全面性的資料，對往後物二之夜的籌備將有相當程度的幫助，當然啦，實際上要如何運作的問題還要學弟妹們自己去經營了。

漫長的排演中是花時間最多，涉入最多的一群。這可由之後出現幾對佳侶見其端倪。（我的解釋是因為導演過於暴戾慘無人道，眾男女在暗無天日情形下只好發展感情以求心靈上之安慰。或者是演戲時難免碰手碰腳，乾柴烈火的，嘖嘖嘖……），當中還一同去視聽館借從前校內其它社團演出的帶子觀賞，去藝專看別人排演、表演。種種情感糾紛，都是回憶。

演出當天，導演根本沒事可做，東看看西看看別人還嫌妨礙。只好跑到外面幫忙發節目單。碰到小一屆的吳怡萱，對我說：「聽說你是導演。」「對呀！」「哦！導演就是只會在一旁鬼叫，卻什麼事也不會做的人。」「……」，突然很想念桌子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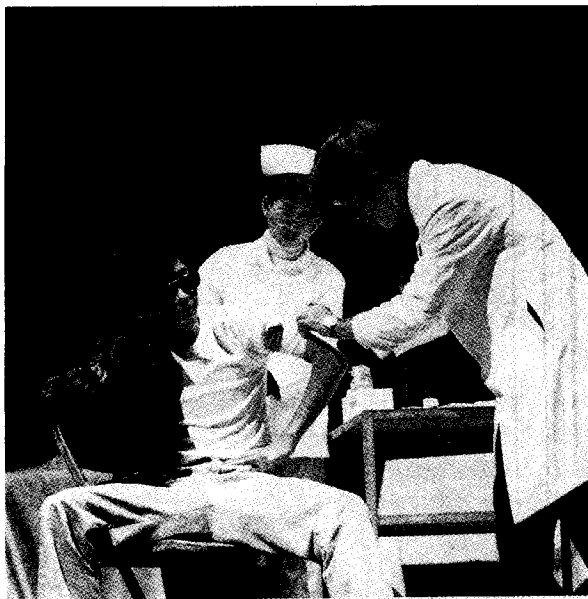
和大夥這麼有意思地走一遭，很樂。寫這的目的只是想留下些工作經驗，或許可使以後戲劇部份的許多工作（諸如怎麼打燈、場地多大、劇本尋找、音效、服裝、排演場地等）可以不必從頭再來一次，而在固有的基礎上，做出更高水準的演出。



一、醞釀階段

為何要辦物二之夜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為甚麼。在一下快結束的時候我曾經發了一份問卷（簡稱問卷part I），也許有些人覺得這份問卷怪裡怪氣的，又有預設立場，其實它的目的和宣布新內閣名單前的媒體造勢是差不多的。其中有一題問到辦物二之夜的原因，結果依強度大小依序是（表現物二實力）>（傳統使然）>（給大家show的機會）>（怕物二太無聊），此外也有人寫出溝通同學感情或磨練做事能力等的答案，都很有道理，其實我認為答案是甚麼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每個人的看法很難一致，真正重要的是大家要好好想過這個問題，並找到一個自己聽起來都覺得很有吸引力的答案，只要答案是正面的，它必能使你過關斬



將無所不利，否則在籌備工作遇到困難的時候，必遭天人交戰的命運。根據經驗，在演出前一個月內，每天會有數次到數十次放棄物二之夜的念頭，如果沒有強烈的動機，很可能就會半途而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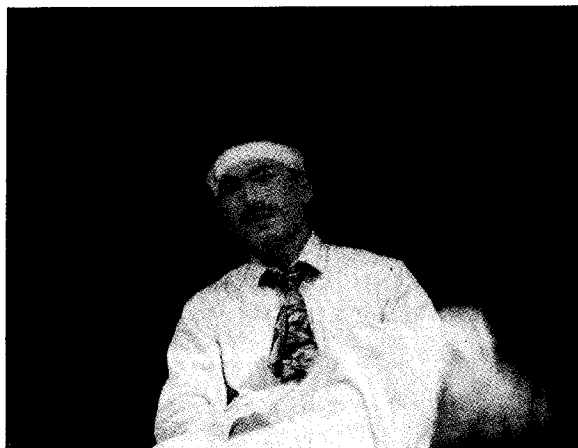
最好大家不要把物二之夜的舉辦視為傳統的負擔，這是很爛的理由（尤其是在這麼一個反傳統聲浪高漲的時代），過不了多久連自己也會開始懷疑如此地辛苦竟是為了所謂的「傳統」？而又是誰賦予我們舉辦物二之夜的「使命」？聽起來實在有點愚蠢。希望大家能以一種「樂趣」的態度來經營物二之夜，讓其他人來看看我們在物理之外的另一面不是很好嗎？

組織結構為何

這是今年物二之夜比較失敗的一環，我要負很大的責任。在一下的某一天晚上，開了一次班會，賀大偉被選為下學期班代，我則被選為物二之夜的“祭品”（也就是所謂的總負責人，後來嫌字太多，就改成總監），由我全權負責所有的籌備事宜，此外當天並沒有選出任何其它幹部，由於來日方長，當時也不覺得有甚麼不幸的事會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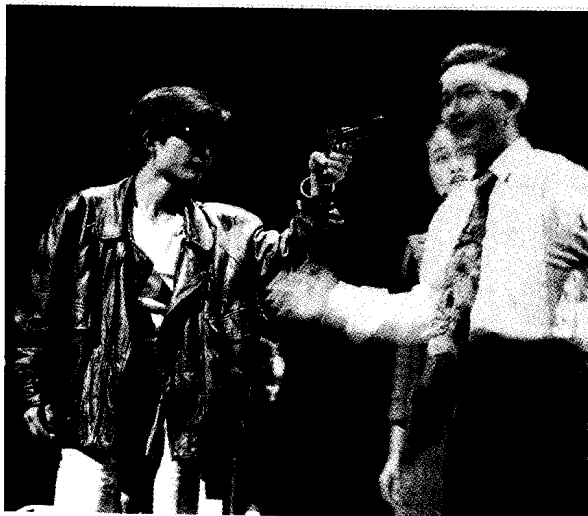
一直到期末考的時候才發了問卷part I。考完試之後大夥兒就以鳥獸狀逃逸，只將音樂節目的內容大致敲定，因為音樂節目的準備時間相當久，不過牽扯的人倒是不多（合唱例外），很好解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怎麼地，漫長的暑假居然就快結束了，匆匆四下去找劇本，用力改寫之後離物二之夜演出竟只剩下兩個半月。根據問卷part I，班上對戲劇的支持度很高，這是我一開始不太積極的理由，不過事實跟我預料的不太一樣，支持是一回事，實際有心參與的卻不到一半，再由其中選出適合的角色更是大費周章，至於最重要的導演一職，我本來希望由刪改劇本的兩位同學來擔任，一方面他們對劇本熟，另一方面又有興趣，結果一個必須擔任其中一個角色，另一個則打算閉關唸書，這下可麻煩了，一時也找不出其它的人選，有好幾天我都在考慮要不要取消戲劇，可是演員我都找好了（由我來找，奇怪吧？因為導演還不知道在那裡），又想想大家問卷上的高支持率，實在很為難，好在後來S.H.G.（編按，王為豪）自願擔任導演，當時大受感動，可惜不到一個月，因為大家時間上的問題以及一些不愉快的氣氛，S.H.G.辭退導演一職，在我精神分裂之前，好



在有居士（編按，謝東瀚）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接下了這一重擔，成了名符其實的自編自導自演，還不只這些，舉凡配樂、道具、服裝等方面他也著實花了不少心血，戲劇能有驚無險地上演，可多虧了居士了，當然啦，演員及工作人員也功不可沒嘍（加這句以免挨打……）。



除了導演、演員之外，有一些幹部也是需要及早開始工作的，如公關、舞台、宣傳、文宣……等，於是二上一開學我又發了問卷part II，裡面列了大部份的工作內容，由同學們自己決定工作項目，至於為什麼要一直用問卷呢？因為要找一個適當的時間來開班會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不但出席率要高還要開得有效率，實在很難，所以對於這種詢問每一個人工作意願的事，用問卷效果可能比開會好，附帶地，還可以在上面寫一些目前的進展，這樣的做法看似完美，其實不然。首先，在幹部名單決定之前，所有工作幾乎都落在總監一人身上，因為時間緊迫，有些工作不得不進行，所以那段時間總監的壓力很大，可是在別人看起來卻像絲毫沒有進展，也幫不上甚麼忙，另一方面，幹部的人選卻遲遲無法完全搞定，很多人對問卷似乎不十分熱心，可能是被華一門口的一大群問卷弄煩了，甚至有人沒有看到問卷上寫的演出日期，到了十二月還有人不知道那天演出，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回收問卷也花了不少功夫，更嚴重的是大多數人選的都是差不多的項目，如燈光、文書和場地，至於配樂、服裝、道具、公關、舞台、化妝等卻乏人問津，又花了好一番功夫才將一些十分急迫的部門安頓好，還有一些看似不太急的，因為一時也找不到



適當人選，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後來當然是遭到更大的報應，因為忙碌的程度是與日俱增的，等碰到問題才想

到開始找人，一定來不及，所以總監只好邊做邊找人，累個半死又做不好。

為甚麼找人做事要費這麼大的勁呢？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工作的性質要較一般的班級幹部來得專業一點，一個班才五十多人，要辦一個稍有水準的晚會並不容易，單是全部工作人數就相當於這個數目，不過物理系的學生倒是多才多藝，用力找一找卻也不缺甚麼人，主要關鍵倒是在工作的意願上。有一件事的影響一直被我低估了，那就是二年級的課業壓力，當然這方面的衝擊是因人而異的，可是在絕大多數的人身上可以感受到這一層顧慮，有些人選擇硬幹，另外有些人就比較有所忌憚，還有豁出去的，雖然這是個人的自由，可是對於全班性的事務來說，因為課業上的顧慮而較不參與的同學，對投入相當多的同學而言，是不太公平的，的確，物二之夜選在二上舉辦是一大挑戰，在時機上需再加以考慮，不過這方面的影響是可以由周詳的計畫和嚴密的分工來彌補的，可惜我這個總監實在是做得很爛，單是組織好各部門就花了很多時間，等各方面要上軌道時，期中考就到了，一切又要停下來，累了自



己又忙了別人，所以這樣的組織方式簡單地說就是徹底失敗，比較明智的做法是一開始就有一個小組，由這個小組來計畫各方面的事物，就像上一屆一樣，一方面彼此知道對方在做甚麼，需要甚麼幫忙，工作間的相互關係又是甚麼，另一方面，問題可直接由各部門解決，而不是從總監那裡得知要做甚麼，要和誰合作，否則就像這次物二之夜，因為很多事都由我先開始計畫或實際去做，後來才有專人負責，於是每一件事我都插上一腳，雖然都不是極困難的工作，可是事情一多還是吃不消的，同時還要維持各部門間的溝通，這種窘況旁人是很難想像的，而且自己還有音樂節目演出，需要足夠時間練習才能上台，本以為如果沒有雜務，物二之夜和課業應可兼顧，想不到事與願違，物二之夜搞得一蹋糊塗的時候，期中考也頗慘，訓導處更落井下石，沒有抽到宿舍，只好到同學宿舍打地鋪，如今回想起來仍心有余悸，後來演出時的成功，實在有點出乎我的預料之外，這都多虧了全班同學對物二之夜的高度認同，以及諸位幹部努力的結果。

說了一大堆，不外乎強調組織的重要，弄得不好是沒有時間來彌補的，反之，若組織健全，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這是我慘痛的經驗，希望往後的學弟妹們要多加留意。

物二之夜的內容為何

以往沒有物二之夜，只有物二音樂會，說起來也有十年的歷史了，直到八十一年度才由一群熱愛戲劇的學長姐們加入了戲劇部份，獲得一致的好評。去年我在想：本班來年弄得出這樣的節目嗎？尤其又有戲劇演出。後來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我們總算也做到了，可是戲劇的部份卻不完全是出於“熱愛”而辦的，多少是因為繼承「傳統」的關係，所以弄起來倍嘗艱辛，如果完全是出於本身的興趣，即使辛苦一點，也是甘之如飴的，所以辦不辦戲劇可要好好地評估了，一定要先找好足夠的人手，否則最好不要冒然進行。

至於音樂節目方面，歷年來都弄得很正式，無論是服裝上、形式上或曲目上都是如此，一般都是以西方古典器樂演奏為主，當然啦，如果可以使節目的內容多樣化也是很好的創新，只是要使節目間的過渡達到自然及和諧，連貫上要下功夫。今年由於音樂人才濟濟，所以沒有時間留給其他型態的節目。

在音樂和戲劇之外，以前還有過皮影戲（用投影機），本來今年想在中場休息的時候辦酒會，可惜因經費不足而作罷，倒是由怡安（即莊立帆）所帶領的“餘興”演奏，為嚴肅的上下半場節目帶來一些調劑，頗有畫龍點睛之妙。



二、準備階段

音樂節目的準備

如果物二之夜只辦音樂會，工作量將減少一半以上，基本上只要有幾個程度不錯的人，就可以弄出一個像樣的場面了。比較麻煩的問題是練習的時間和地點，合唱就很費事，一定要有團長來負責召集的工作，並洽借活動中心的場地，由於校內資源有限，常常會碰到借不到的狀況，必須事先申請，有時候還要和合唱團商量，至於練習的細節，最好請有經驗的人來負責，通常班上多少都有合唱團

的同學，不然也要想盡辦法請到高人，有沒有人指點對最後的成果影響很大。獨奏類也有場地的問題，住宿的人使用學校的琴房，常會碰到客滿的情形，最好能自己登記琴點，或到同學家練習（同時可以大吃大喝一頓），至於兩個人以上的樂器演出，要訂出明確的進度表，相互間對樂句的詮釋也要好好溝通，否則就要等奏出來實在難聽到了極點的時候（而且自己還不容易聽出來），才不得不改進，白白浪費許多時間，最好能用錄音機錄下來自己聽聽看。對鋼琴演奏者而言，很多人彈的都是直立式鋼琴，可是小劇場用的卻是平台式的貝森朵夫，觸鍵的力道和技巧都很不相同，彈奏不當琴音會很粗糙，對於經驗不足，曲目又不是駕輕就熟的演奏者而言是一大壓力，對此我曾請教過滕敬齡學姐，要如何在短時間內習慣平台式鋼琴，結果問了半天，她用的正是平台式鋼琴，從來不知道有這樣的問題。我想最好的辦法就是到小劇場多練，不過借琴和場地很貴，有兩次練習的機會就很不錯了，倒是活大禮堂的琴可以考慮一下。

負責人要多鼓勵演出，很多程度不錯但久沒練習的同學會猶豫很久，將這些人說動以後，節目內容自然就會多彩多姿，每個節目以七、八分鐘為宜，即使是程度好的同學亦然，因為物二之夜是屬於全班同學的，很多人的奮力演出要比少數人的獨腳戲來得有價值，多鼓勵合奏是件好事情。在演出的時後大家會驚訝地發現，怎麼平常呆呆的同學卻個個多才多藝喔！

戲劇節目的準備

戲劇的演出是一次工程浩大的嘗試，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以下就一一為各位說明：

劇本

市面上有很多現成的劇本，如果不自己寫，只好慢慢去找，只是劇情、人物、長度都合適的實在不多，文建會有一系列甄選的劇本，可是年代稍久的都是反共抗俄或是社會倫理的劇情，不一定合大家的胃口，上一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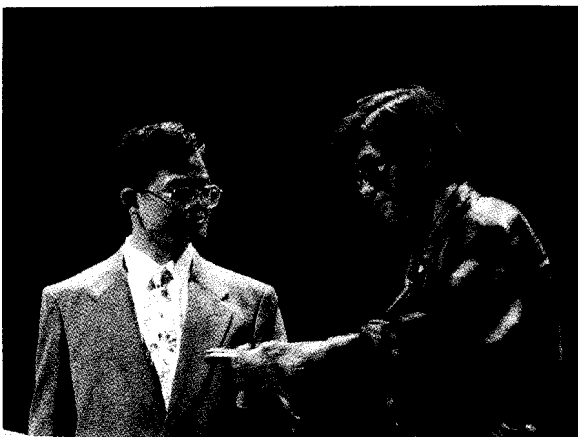
“生命線傳奇”第一幕是其中的上上之選，不需修改，台詞短，戲劇性強烈，角色又多樣化，可惜第二、三幕是不同人寫的，沒有那麼突出，否則今年就演下去了，”急診室風波”也是文建會近年的劇本，可惜太長，少說也要演兩個小時，尤其原著第一幕又長又沉悶，不過大夥兒看上第二幕的戲劇效果，便打算自己動手改編，在居士和F.C.（編按，胡世澤）的賣命下才及時完成，key in了好幾萬字。這齣戲曾公演了好幾次，可惜沒有找到錄影帶，否則就可以少傷很多腦筋了。

排演

我想這是演員們的夢魘。時間上的調配是很重要的，即使一段段來排，每次也要有不少人出席，少一個都很麻煩，又會影響其他人的士氣，所以控制出席率是很要緊的事。劇本最好先從頭到尾排（唸）個幾次，給大家一個大致上的概念，並同時開始背台詞，說來容易，光排頭兩次就花了兩個禮拜，有一次在中庭排戲排晚了還被鎖在裡面呢！台詞到了十二月份還常出現牛頭不對馬嘴的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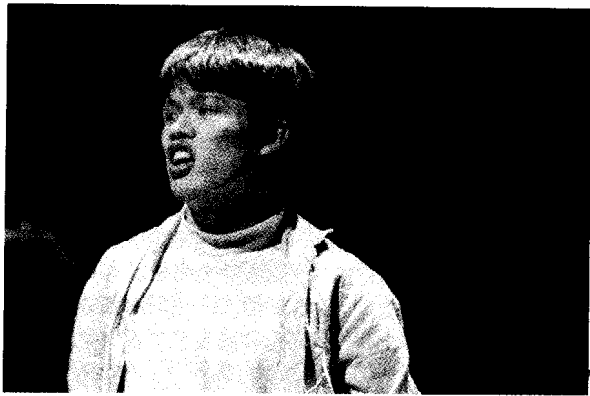


話，這次的台詞實在很多，可是大家卯起來背，卻也滾瓜爛熟，熟到連日常生活都用戲裡的句子來應答，如「你們男人啊……個個都像隻饑餓的野貓……」「如果我的兒子也像你一樣……我……我不打斷他的狗腿才怪……」「你……你不是一直強調夫妻坦白的嗎……」諸如此類，極盡精神錯亂之能事，不過倒也為大家帶來不少歡樂。為了排戲，演員們犧牲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對他（她）們的投入，我在此謹致上十二萬分的敬意。



配樂

包括了音效。配樂是一件需要音樂背景的工作，除了熟讀劇本外，要想出配上甚麼音樂恐怕要有一點天份，而且還要一試再試，不好再換，黃樂天和居士花了好一番工夫才弄好，不過實際演出時由於器材不同，電平的



大小一定要現場試過才能確定，由於演出當天上午才第一次在小劇場試配樂，結果電平過低，而有一些錄自CD的動態又過大，時而有聲時而無聲，配得居士頭上都冒煙了，下午急忙借愛樂社的設備重錄，雖然演出時漏了不少音效，但重點仍有出來，有驚無險地過關。

燈光

很麻煩的項目，要六、七人同時工作，在預演前就要先和小劇場人員預約，排定時間熟悉燈光設備的操作，另一方面要和導演商量好每一段落的燈光變化，同時配合演員的走位，由於小劇場的活動很多，燈光設備的設定經常被更動，所以要等到演出當天才能將舞台上的燈光一一放下來調整，同時在燈光室做電腦設定，時間上十分緊迫，最後甚至來不及從頭到尾燈光加配樂加道具完整地預演一次，著實令人膽顫心驚，所以事先的紙上程序預演是很重要的，關係著戲劇的成敗，因為一弄錯可不只是怪異而已。此外音樂節目的燈光也要同時安排，尤其注意臉部光線，以免拍照困難，還要考慮看譜的光線，上台以後譜好像特別難懂……。基本上只要掌握幾種固定模式，再加以交互運用即可降低難度。聚光燈的操縱人員要和主持人事先達成默契，今年主持人第一次上台的時候，人已走到一半，燈還打不出來，只好又走回去，真是很糗。

服裝

今年沒有人專門負責此一項目，由導演和演員自己去解決，這點實在很對不起他們，可是也沒有人要接啊……，好在後來尚不致有甚麼問題，音樂節目也是放牛吃草，自己想辦法。女生合唱的黑長裙倒是要去借才有。大家對今年女主持人的禮服不知還有沒有印象呢？公關吳說他只看到大姐身上貼了兩千五，這是他拉到的所有廣告錢，我說不只吧，她自己還在臉上倒貼不少呢（化妝），如果大家都能如此這般慷慨解囊就好啦！經費真的很拮据，可是卻不能隨便亂說，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為甚麼呢？有一天跟大姐及某位女演員談到班費補助的問題，我說班費有點緊，妳們不要認為補助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兩位的服裝費佔了快五分之一的經費云云（後來我想一想這些都是廢言），可是此演員已墊錢購置服裝，約兩千元，我也答應過要補助，可能她錯以為我要賴帳，就生氣地說：「那麼辛苦演戲還要自己出錢，本來就應該班費出錢嘛，我很不服……」接著激動地拍桌子，我嚇了一跳，應道：「別人不見得認為『應該』啊，人家可以說『誰叫你要演』，花那麼多錢……」我的意思只是要說其它演出者都沒有補助，不要將此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我這樣說只有更加被誤會，至此一發不可收拾，突然間變成是我對她不尊重的問題，接著哭將起來，天啊！當時是演出前兩個禮拜

，剛考完期中考，正是心力交瘁的時候，對這突來的情況我竟然無法反應，一直在想到底說錯了甚麼話，過了一會兒看到居士罕見的忿怒表情我才猛然驚醒，趕快過去道歉，事情才告一段落，居士說我根本不用和演員討論錢的事，有甚麼問題找他談就好了，竟然弄到這種地步。此事繼組織失敗後成為我在物二之夜的第二失敗。

化妝

這兩年的妝都是高小仙教官畫的，尤其今年教官有了好幾個月的身孕，還熱心地為大家在空氣污濁的地下室畫了三小時的妝，實在是辛苦了。至於化妝品，去年買的東西都不知去向，今年只好重買，有一些如唇膏、粉餅、腮紅之類的，由同學分頭向媽媽樂捐即可，女九的阿姨也捐了一大袋，她說：「通通拿去啦！在宿舍化妝做甚麼？」真謝謝她了，可是有一些東西如消耗品，或怪色的粉底霜還是要去買，由於拖太晚了，我只好自己出去買，同樣地，也沒有找到人負責化妝，班上的女生個個宣稱不會，不知是真的還是假的，難道會化妝就是老了？不過一個男生到處去買化妝品倒也很有趣，大部分的東西在屈臣氏就買得到，怪色粉底就要到專賣店去找了，公館有很多小化妝品店，前一陣子聽說有女孩子用了那些化妝品而弄壞皮膚，真是恐怖，不過那些東西可貴得離譜，我說要最便宜的，她們就說：「啊……那就這組啦……才一千五，瑞士的ㄉㄞ……」全部預算只夠買一條。後來找到一家批發店，老板是個男的，真是很鮮，他問我是不是要送女朋友的，我說不是，是要演戲的，他說：「那用這種最便宜的就好啦……」當場買了一堆。學弟妹們如果不嫌棄的話明年還可以用。

其他方面

公關

最重要的就是到處要錢。只有兩個人負責此事，不過可大有來頭喔，一個是班代賀大偉，另一個可是蘭友會會長兼學代吳俊彥，對公文往來經驗豐富。今年課外活動組只給三千，系上六千，學會四千，這些是主要的經費來源，學校附近的商家不太好拉廣告，不是厭煩了就是被拉走了，本來想弄一個大的，像是中國信託，本來有好門路，拉到的話以後就不用愁啦，可惜它在文學院投了一百多萬弄一個慈善晚會，對我們自然興趣缺缺，要將物二之夜弄成慈善晚會的附屬活動又不太恰當，文學院也不太願意，就一了百了，拉了一些補習班撐場面。有很多的基金會贊助藝文活動，而且都是長期支持，我想物二之夜比起校內大多數的晚會水準高得多，應該是有這個實力的，只是要有一點人情關係居中幫助才比較容易成功。至於企劃書是要錢必備的東西，其中技巧很多，由於俊彥很忙，我又對籌辦細節比較熟，所以是由我來寫，但即使是在俊彥的指導下，還是弄了很久才出來，而且似乎不是寫得很好，沒有「打動」廠商的芳心。

場地

小劇場是校內最好的選擇，只是貴了一點，由於有戲劇演出，至少要預演兩次才夠，燈光、鋼琴的租金頗高，預演是半價，加一加花了一萬兩千多塊。由於很多活動都集中在期末，場地搶得兇，照規定是三個月前去登記，我就乖乖地在那天一大早去「排隊」，結果大家都偷跑，早就有人登記好了，真是蠢到家了。小劇場的管理是

一個師傅和一些工讀生，師傅負責行政並管那些工讀生，工讀生則負責實際運作，所以要兩面打好關係，有些事要用師傅來指使工讀生，有些只要和工讀生說說就沒問題了，切記切記。

舞台

負責舞台設計、搬運及道具的取得，要有一位舞台總監，王禎祥接下了此一重責大任，最後一個禮拜把他忙個半死，道具常要弄一些生活中常見但卻不易取得的東西，如被單啦，床啦，推車啦，點滴瓶啦等等，不要小看這些平凡的東西，有時候很傷腦筋的，尤其是那六張床，不知想了多少方法，最後才用桌子代替，高度和寬度並



不是十分理想，床單、被單、枕頭套是用白色的布剪成的，再用釘書機成形，現在還剩很多布，抗議的時候可以使用。幾乎每一個音樂節目都會動到舞台，要事先構想好，並在要求時間內正確完成，可能是黃仁壽和我的節目太過精彩，使得工作人員如癡如醉而忘了把鋼琴搬開，使得接下來吉他獨奏的李威大怒，延後了拉幕的時間。

主持人

班對是很好的選擇。這次派出了本班歷史最悠久的金童玉女——張祖曦和曾莉責來擔任，果然收到奇效，默契較往年好很多，我很滿意。在台詞上面要先和演出者溝通，有一些開玩笑的話私底下講也許可以，但是在

台上又是另一回事了，有些晚會的主持人就做得很差勁，弄得很沒有水準。

接待

在門口維持來賓的秩序，以免為了搶前面的位子而打架，我委託系花妹來帶領帥哥美女團，這才壓得住場面。

宣傳

指海報、邀請卡的製作，稱不上有甚麼宣傳的計畫。今年的海報有點趕，加上陰雨綿綿，效果不佳。邀請卡是陳誌鵬的得意作品，只是印得多了些，其實有沒有邀請卡來的人都是差不多的。

節目單

分美工部份及編輯部份。節目決定了之後，由主編寫曲目介紹，找到的資料要給主持人參考，有一些找不到的要由演出者自己寫，戲劇就交給導演寫，此外還有系主任稿、班代稿及總監稿，主編要去催。美工部份由有經驗的人來做會容易一些，印刷廠的收費有差異，多跑幾家可省錢。這次的節目單拖到蠻晚才送去印，大概一個禮拜的印刷時間，慢了可一文不值了，編輯人員在期中考試還在忙節目單，可累壞他們了。

錄影

我看了幾屆都錄得不好，這次特別叮嚀F.C.好好準備，果然有進步，只是中間有幾段非常非常重要的音樂演出有中斷（就是介紹令工作人員如癡如醉的那個節

目的時候），原因是電源線被踢到，很可惜。戲劇節目的錄影更要技巧，還要對劇本熟才行，除了少數地方的對話外其他都錄得不錯。還有錄影的人要笑得含蓄一點，這次的錄影帶上有很多F.C.的咯咯笑聲。以後可以考慮解析度更高的攝影機，如S-VHS之類的，效果會更好，最好把舞台正上方的那個麥克風的訊號由錄音室直接拉到攝影機，以免錄不清楚。附帶提一點，很多演出的人沒有拷貝錄影帶，沒有那麼貴吧？珍貴的應該是您的演出，不論您多麼地不滿意，這些可都是一生中難得的回憶喔！快拷回去吧！

攝影

由S.H.G.來擔任，以他拍星星的功力自然可以勝任。音樂節目用了幻燈片來拍，據說畫質會比較好，不過倒是拍得很“沙龍”就是了，可以讓人忘了到底演奏得如何，好像都很厲害的樣子，只是沖洗費用高了許多。戲劇方面是用一般底片，由於人動來動去，有很多失敗的畫面，而且鏡頭一拉近，舞台妝看起來很嚇人的。

三、預演及演出

預演只有共六小時的時間，要好好把握，事先一定要開會商量好預演的程序，並嚴格控制時間以及出席率，第一次預演有不少工作人員遲到，甚至沒來，當時我實在有點生氣，這對演出有相當大的影響，可是後來想一想一定是自己領導無方，才使他們不太積極。預演時常有突發狀況，或是時間控制不住，這時候就要隨機應變了，這種能力的只有靠平時的準備才能換來。

至於演出當天，一切都只有盡人事聽天命了，幾個月來的心血結晶，將在短短的兩三個小時內呈現在觀眾的面前，各位絕對想不到舞台後面是怎樣一個緊張的情形，但不論是成是敗，這都將是我們這一群物二的孩子們，在二十歲的稜線上獻給大家的一份喜悅和歡樂。我深深地以物二的全體同學為榮，物二之夜能有這樣的成果，絕不是你們有一個爛總監的關係，而是我們不知多久修來的緣份，默默地將一切巧妙地繫在一塊。

後記

我不知道為甚麼會下這樣的題目，不過感覺上確實好像經歷了一場大風大浪一樣，幸好沒有沈下去就是了，但也碎得差不多了，本來還想多拿一些殘骸給各位瞧瞧，可惜篇幅超過太多，讓我們期待下一期的時空，帶來另外的物二傳奇故事吧！

另類觀點

關於物二之夜。關於我們。關於1992夏末秋初的人間事

92音樂負責人 滕敬齡

曾經存在過的、就無論如何也無法抹殺，那管是悲、是喜、是錯誤、或是錯過，而我回首來路，總衷心地感謝那些伴我一程的朋友，生活不也就這樣串起它長長的軌跡，儘管有時彰顯，有時隱晦，而一切鋪陳下來時，必然也

無可躲藏。

於是我委委下筆，請你細細體會，那時我們的生活，我眼裏的物二之夜……

其實這是不大公平的，當大家談起物二之夜時，好像只有戲劇才是主體。沒錯，加入戲劇的表演是我們的創舉，足以讓任何一個置身其中的人，感到沾沾自喜，但是上半場的音樂節目，卻一直是物二之夜的傳統，這不是很有

趣的一件事嗎？學音樂不是一天二天的事，而代代物理系的學生卻都有這樣的能力來辦一場音樂會。物理與音樂，音樂與物理，天曉得它們是如此毫不相干的密切關聯。

應該是在大一下，暑假前，就決定由我和鍾于彰來主辦年底的物二之夜，音樂部分當然是沒什麼問題，我們班上人才濟濟，只怕有遺珠之憾，合唱部分交給張書銓統籌指導，而我自己也可以出節目，總而言之，彈性相當的大。鍾于彰提出戲劇的想法，我本身不排斥，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如果全班同學都能上台台下地盡一分力，當然是件好事啦，惟一需要考慮的是，如此一來，音樂部分的節目勢必要縮減，而有些節目，卻已經安排下去了。為了這個問題，我和鍾于彰討論了幾個方案，包括是否將物二之夜辦成兩天，一天給戲劇，一天給音樂，進而和當時的系學會合辦擴充為物理週等，都因為人力物力的限制而作罷，折衷的結果就是上半場給音樂，下半場給戲劇，而由我負責上半場的節目。從此兩人分道揚鑣，爾後，倒是比較常和林彥傑、連淵泉聊到下半場的事宜。

那時候班上的感情最好了，渾然一片。似乎有些人、有些事，再也不會以相同的方式重現。

記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林彥傑、何劭軒、周耀堂，一時興起的就開著車往陽明山溜躑去了，山上的風好大，滿山滿谷的芒草，耀堂和我孩子似的奔跑嬉戲，劭軒按捺不住地猛跑香雞城探問學妹的消息，彥傑只淡淡強說愁的搖頭嘆息，問我這樣的幸福可以留多久，我沒好氣地瞪他一眼，又開開心心地跑走。幸福那會溜走，我從來就以為我和他們會一輩子的朋友。

時間流著，人倉促行走著，偶而李崇大和羅中泉架著提琴到我家亂亂一番，苦惱那些身被生活的重擔壓迫而死後還要忍受自己作品被人任意壓榨的作曲家們。而該來的真是逃都逃不掉。

劭軒晚上來電話，問我需不需要主持人，一般很正式的音樂會是沒有所謂主持人的，但這樣似乎過於嚴肅。他希望和我一起主持。我認為自己上半場出場太多，似乎不妥，他則考慮其他女生在下半場都有戲分，怕太匆促，其實這些好像都不是理由，我們私心地喜歡這樣俊男美女的組合。

於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戲劇的排練狀況，連淵泉窩在椅子裏，目光如炬地審視每個動作，每個聲音表情；陳虹

妙一個人站在中間時哭泣，時而生氣，而旁觀的張俊雄好像想出點力又使不上力，林昇甫大步地走來走去，林彥傑乖乖地靠著牆，我和何劭軒則是退到門口商量我們的台詞。

這真是很好玩的，你一句，我一句，嘖嘖喳喳還有動作表情，假想著前面就是舞台下黑壓壓一片的觀眾。耀堂也給他軋一腳，以最西班牙浪漫的方式獻花給驚愕羞怯的我。我們站在系圖的桌子上各說各話，見了面就互相套招，興高采烈地準備彼此的行頭。而林彥傑這個粗心大意鬼，竟然在演出前還把人家的衣服弄丟，我呢，就努力學習穿高跟鞋走路，再想一想小禮服外面到底要不要加小外套。

壓力其實是很大的，在跑去音樂書房查閱曲目介紹的資料就無法克制地想大哭一場，我不能嫻靜靜地走路，我不能安安靜靜地閱讀，我要哭。不是眼淚在眼眶裏打轉，驚慌扭扭的傷心，我是要聲嘶力竭地大叫。那天天下著雨，窗裏窗外霧濛濛一片，我又碰又跳又哭的，像個小野獸似的披頭散髮無理取鬧。第一次發現自己可以哭的那麼慘。

然而在快開演前的一個下午，何劭軒帶著方凌峰來找我，原來方凌峰有吹口琴的才華而他目前又有極強的動機想要表演，這實在是讓我左右為難。本著避免遺珠之憾的態度，當然是有才華有能力又願意表演的人儘可能的讓他們上台，但事情自有其程序發展的步驟，而當初也不是沒有公開地徵求節目。經過再三的溝通和協調，最後終於決定以串場的方式進行，一方面時間容易控制，再者也為鋼琴、小提琴等眾多嚴肅曲目分批上場的同時，來一點輕鬆小品。於是事情也在我暗地底捏一把冷汗下無風無浪地渡過。系統程序有它的必然性，而個人也不應當在其中被埋沒，如何拿捏，這是很難的一件事。

所以呢，我們就轟轟烈烈地上場，轟轟烈烈地結束，慶功宴上每個香噴噴笑嘻嘻的臉上略見端倪，人與人的關係又不一樣了。鍾于彰和陳虹妙談戀愛，何劭軒心念謝珮娟，羅中泉被劉懿璇電到，我和周耀堂依舊吵吵鬧鬧，連淵泉躲起來，李崇大漸行漸遠……

生活的片斷和瑣事就被我這樣連結起來。關於物二之夜，關於我們，關於1992的夏末秋初。而人世間的事還在發展。

物二之夜之為一個歷史事件，是絕對擁有許多許多不同的層面的，是一段時間裏一群人整體生活的呈現。身為編者的立場，也是極力想把這樣一個具有多樣面貌的整體，以手上所有的素材形諸於文字，希望每一個有閱讀企圖的讀者，能得到最大的自由度，去捕捉到歷史事件的脈絡。然而，當你們真正看到這些文字之時，它們應該已經變成紙上的油墨，結束了它們的生產過程，而這只不過是它們漫長旅程的一部分罷了。所有的作者、編者在意義的形塑和賦與上，畫完了他們的責任之後，讀者們，是你們接棒的時候了。

P.S.，給還沒擁有自己的「物二之夜」的學弟妹們：

基於編者的本能和立場，留下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尾，事實上也不該再廢言什麼了。不過私底下身為一個學長，有些話還是不吐不快。你們在沒有什麼選擇的情形下，也馬上要面臨硬生生砸到你們頭上的「物二之夜」了。即使「物二之夜」這一名詞本身擁有那麼多的歷史，你們手中所有的還是一個全新空白的「物二之夜」。儘管你們沒有權利去選擇「物二之夜」的歷史，但是請牢牢記住，那只不過是「歷史」而已。對於你們的「物二之夜」，你們享有完全自由發揮的空間，無論是把它闖了宰了殺了煮了炒了吃了丟了，悉聽尊便。動動你們的腦子，決定一個你們的「物二之夜」吧！